

◎作家近况

人间烟火的捕捉者

——朱辉近作印象

季 进



朱辉，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雨花》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多次获得紫金山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汪曾祺文学奖。

朱辉现在身兼作家和编辑的双重身份，既是知名作家，又是《雨花》的主编。只不过他成名甚早，属于写而优则编，主编的身份不会给他的创作带来太多的正面效应，反而可能会花费不少心力，减少了创作的数量。当然，朱辉有他自己的解释，人到中年，应该保持写作的量少质精，积极应对，将可能的困境转化为正面积极的动力。以朱辉的聪明机敏，在作者与主编、自检与鉴识之间来回游走，相信是游刃有余的。从他近年的创作中，应该也不难看出他在写作方面的坚持和追求。

对于从青年到中年阶段写作观念的转变，朱辉有着充分的自觉认识。他用两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来形容，即“从抓痒到点穴”。意谓年轻时代的写作大都笔随意转，顺从直觉和灵感为多，自己会有兴趣的题材人物便加以点染，敷衍铺排成小说故事。随性而起，随性而收，在切磋琢磨上并未耗用大多的心力。这类的写作自然有其优势，就是流畅自然，我手写我心，作者称之为：“聊以自慰的是，当年的那些作品，作为砖瓦，它们专属于我，风吹雨打后，它们仍然没有烂掉。房子造得慢些也许不全是坏事。”

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直觉式写作的阶段也为作者后来磨练技艺、再上层楼做了必要的准备铺垫。若非有“抓痒”的写作漫游练习在先，作为朱辉拓展思路，打开书写局面的前提，就不可能出现其后来进一步发展为“点穴”般的写作。“点穴”使得着力点更准，力道更足。先放，是为了让想象力得以自在驰骋；后收，则是有意令自己的技艺磨练到更为精纯的程度。抓痒比较轻飘，及表不及里，或许只是从表面擦掠而过。到了点穴，就会有更痛切深刻的感受。朱辉深深体会到，到了中年时代，时间对人的无形压力连同挤逼作用，因而发出了“我专注于身体上的那些痛点，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在疼。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准确找到那些要害处，精准下笔”的写作宣言，致力于寻找生活和写作的“痛点”，并将其做了尽可能淋漓尽致致的文学表现。

◎作家谈

写作激情

虔 谦（美国）

间，在寄宿的小房间的儿童塑料桌上，完成了近18万字的《不能讲的故事》。芦花之后，对于人和事物的激情，继续推动我创作出更多的小说。这些人物包括：自愿支边过艰苦日子的年轻教师，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大时代中的社会底层各式民众包括民工、留守妇女儿童……2017年，我的注意力被中国古代史吸引了，特别是唐宋前的历史。沿着华夏文明的足迹，我的目光上溯4000年，到达夏朝美丽的都城斟鄩。夏商周文明更迭，华夏的命运轨迹和精神脉络逐渐清晰。秦人血性，硬是在六国包抄中，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边陲小国奋进而成就中华第一帝国的荣光。汉代从高祖

刘邦开始，胸怀大志，英雄辈出，开疆拓土，造就了华夏第一个鼎盛高峰。经过了东汉的动乱和三国赤壁之火，司马氏的西晋内核不坚，加上“五胡”的趁机南侵，华夏双壁关中与河洛双双陷入生灵涂炭之中，神州大地被切割为南北两半。由于丝绸之路在西北和东南沿海的成形，从东汉到隋朝的几百年间，是民族碰撞、分裂、融合的痛苦而浪漫的过程。隋统一前的几千年中华历史，让我着迷，让我感动。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白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民族的祖先究竟有着怎样的血性、勇气、风骨和胸襟。

我把自己公司网上和我的博客、微信的图标都改成了一位汉朝年轻将领的

巨鲸歌唱

——读王凯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

杨 遥

读王凯的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首先为它的题记喝彩。小说共有5章，每一章都引用麦尔维尔《白鲸》中的句子作为题记。沙漠本身就就像大海，浩瀚无边，王凯用《白鲸》中的句子作题记，把大海和沙漠联系在一起，使干燥、荒凉的沙漠汹涌、复杂起来。

王凯的整部小说结构严谨、线条清晰，人物塑造非常成功。小说以钟军、兰甘、胡天、“我”、白雪歌、车红旗这几个军校同学在开往沙漠基地的军列上关于沙漠演变的讨论为引子，主要人物集中出场，用生活化的语言对每个人物做了一次速写，定下了全文叙述的基调，也让读者对人物有了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每位性格不同的人物在沙漠中各自泅渡人生之海。全文以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又桀骜不驯的叶春风和极其现实又富有心机的车红旗两个人物的发展为

主线，写了几名军校毕业生的一个“十年之痒”，同时描绘了基地、团站、机关、连队等诸多人物的众生相。这些人物，身份不一、军龄不一、性格不一，但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发展。但每个人在谋求发展或者谋取利益的道路上，手段不同，拎出来，都是一部传奇。

小说中批判假恶丑，同样也传递着真善美。叶春风隐瞒胡天的去向是出于义气，最后在军务科为了优秀士兵禹强，不惜与科长翻脸，是和官僚主义作战。这种发展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渐进的，既是生活的真实，也是个人的成熟。曹股长作为装备处器材股股长，虽然有职有权，却对兄弟部门领导和战友铁面无私，敢于顶住上级的压力，是小说中骨头最硬的人。这类人是王凯喜欢的人，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他们的精神自由高贵，他们得到尊敬爱戴。从

白雪歌、季菲、李凝等众多异性对叶春风的爱慕，以及袁门对他一如既往的赏识，都足以说明这个价值取向。此外，还有锅炉班长老武、燃料加注班长田山路这样老老实实在的士兵，他们做着最本职的工作，吃苦耐劳，一丝不苟，成为最拔尖的士兵。他们看似可有可无，但却是我们这支军队乃至整个社会真正的精英。值得一提的还有袁门。这是一个异类，正直，有原则，能掌控局面。看起来不够快意恩仇，但现实大局往往由这类人改变。

王凯不仅写出了这些人物之间的巨大差异性，而且写出了同一个人物的复杂性。比如叶春风才华出众，桀骜不驯，讲义气，但也有普通人的虚荣心、自私意识，在许多事情的取舍上游移不定，最终的爆发让人刮目相看。

小说中塑造的叶春风、车红旗、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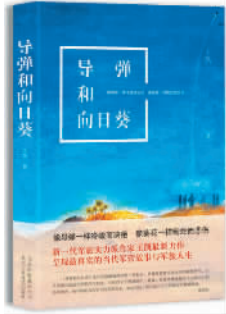
的通讯中获得了一定的启发。但他的着眼点不落窠臼，且无意于谴责与批判，只是将人可能会有弱点一一展现出来，并以无不谐趣的手法写出，让读者在解颐之际还会多想上一会儿。这篇小说所取的人物是学院中人，故事上演的舞台是南京，信笔所至的南京街巷地景，让在地读者感觉亲切熟稔，亦增加了情节的真实感。

《夜晚面对黄昏》中一则泄露情报的出轨事件，被家犬叨出梳子和亲昵不似初见生人的行为逐渐揭发。当事人心虚恐慌之际，妻子的双语质问将小说收束在矛盾紧张的最高点，而后的人物命运走向，都留给读者自行想象。这也是有余音的处理方式。《绝对星等》《七层宝塔》和《午时三刻》等短篇，则显示了朱辉对更广泛的人物和题材的把握能力。有的在平凡生活中保持仰望星空的浪漫情怀，有的实写农村生活，还有的以荒谬解荒谬，以身世谜团的揭开来打击人物的虚荣心。故事和人物可谓因势象形，各具情态。这些作品，在表现了朱辉的勤奋多思和“点穴”之功。朱辉是一位成熟的作家，有着自己颇具辨识度的写作风格与文体特色。他说写作就像是造砖瓦，希望自己的每篇作品都像是一块砖瓦，“每一片砖瓦都必须硬实，尽可能经得起敲击，最好能发出金石之音。庶几，我终将建成自己的房子，甚至是塔或者碑。”我相信，以朱辉的勤奋、天分与坚持，属于朱辉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一定指日可待。



银幕形象。我告诉同事，如果在古代，我会跟那位将领一样，横刀跃马，征战疆场。“如果”这样的假设对于陈述人生大概只有两成五的意义。但是这个假设，这个图标，却真实地体现了我对自己祖先的热爱和尊敬以及内心那份来自远古的激情。难以置信，一年时间，我完成了两部作品，总字数近30万。我和几位亲友及老师分享了新长篇《又见洛阳》，得到了他们的赞赏，我的文字感动了他们。《又见洛阳》是2017年我最大的文学成就。此外，今年我还出版了两本书：鹭江出版社出版的《玲玲玉声》和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的中英对照诗集《天井》。还获得了两个奖项：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年度最佳小说书奖和汉新文学的诗歌奖。

2017年我们到伯克利和儿子一起过感恩节。我和儿子讨论热烈，尽管看法不同，我仍然相信，至少在文学方面，激情是我创作的起点和终点。这是人生的幸运和一道光芒。



雪歌等形象，首先是把他们当成一个人，然后才在此之上成为一个军人。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着普通人的理想与欲望，比起梁三喜、靳开来、李云龙、楚云飞们，离我们更近，他们的复杂和真实是平时时期部队官兵的复杂和真实，也是当代人的复杂和真实。

整部《导弹和向日葵》并没有几件大事。众多琐碎的小事串联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每一样掰开都是一地鸡毛。但王凯把它们无限放大，使每一样平常的事情披上了“神奇”的外衣，就像小小的原子裂变产生巨大的杀伤力，让人感觉心酸、荒唐、可笑、愤怒、震惊、残酷，也让人感觉到快乐、惊喜、美好、欣慰、痛快、感动，最终让人相信，生活正是这样。

李娟是天地之间的精灵。她个子小小的，在城市的人群中乃至闪亮的颁奖台上也能被隐匿。她的文字如颗颗饱满的种子，遇到善感的心灵就会发芽结籽，堪比星星，再厚的云层也不能遮掩它亘古不变的冷峻光泽。李娟的写作不是坐在书斋中冥想、推敲、码字，而是敞开，无限地敞开，像大海的涟漪与海岸握手言欢，像荒地上的植物迎接风，像一株株向日葵围着太阳撒娇。

读《遥远的向日葵地》，我仿佛也接受了万道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在我心里留下无数光圈和叠影。即使我坐在小书房里，我也能闻到向日葵淡然的香气，听到蜜蜂幸福的吟唱和向日葵结籽的声音，看到一万颗向日葵同时饱满的蔚为壮观。风掠过金色的海洋，黄色的波浪与阳光起舞，蜂鸟嗡嗡地鸣叫，狗狗、兔子、鸡和鸭各忙各的，丰收的喜悦、劳作的辛酸、广阔的孤独一起漫上心头，将我淹没，如此大的眼睛却无法嚥住两行小小的泪水。

故乡像一张地图一样慢慢展开；春天在我心中复活，我恢复为一个头戴花环的少女，在田间采摘、追逐、歌唱，漫山遍野的绿，姹紫嫣红的花，蜻蜓、蝴蝶、蜜蜂……不知名的虫子，嘤嘤齐鸣，世界碧绿，我脸鲜红。

整个大地都应该感谢李娟！她用文字为大地万物赋形，她触及事物内部的灵性，这种灵性来自对生命的秘密的感悟，是她独自与天地万物对话的结晶。“在戈壁滩上，走一个小时也没遇到一个人。如同走了千百年也没遇到一个人……四面八方向空荡荡，站在大地上，仿佛千万年后独自重返地球。”此时，李娟一定与陈子昂相遇，“念天地之悠悠”的大孤独仿佛有形物附着于他们。她也品尝过“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天地一沙鸥”的寂寥与怡然，享受过“唯山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的自得。将心安放在蔚蓝和金黄之间并不困难，我们可以将它想象为隐逸、静谧，想象为“诗与远方”，其实也是将自己安放在想象力中。但是李娟能够将心妥帖地安放在冰天雪地、暴风骤雨中，能够从任何一个寂寥的地方如同温暖的地方中发现生命的动人：比如冰冷的黑夜中等来的一束光，比如荒野中沙枣“顶端微微透明的黑色区域”……

李娟善于比喻，她的比喻像走钢丝的人一样在陌生化和熟悉化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从阅读经验中我们知道，过于陌生和过于熟悉都行不通，我们想读的是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事物，能够吸引读者的就是“似曾”！曾，曾经，是熟悉的；似，似的，似是而非，是陌生的。陌生的阅读、学习必须与熟悉的领域形成渗透关系。

譬如《金色》，书写的是我们熟悉的事物：蜜蜂、白桦树、麦田、饲草、芦苇、月亮……金色有诸多的层次，俗的、雅的、细致的、辉煌的、澄澈的、光芒万丈。“金色和蓝色，相峙于这颗古老的星球之上。从金色和蓝色之间走过的人，突然感到自己一尘不染……”层林漫染，步步着色，渐渐浓淡，情感像燃料一样缓缓融进整个世界。纯粹的写实抵达纯粹的抽象，色彩及其包孕的内在精神仿佛可以触摸，无边无际的秋天就在这篇文章中和盘托出。所有的辛劳在秋收的欣喜中得到安放。

人有五官，除了视觉，味觉、嗅觉、听觉、触觉同样值得写作认真对待。品读是强调语言的声音质地和描述的丰富性，多种层次的重染、渗透、交织，需要各个感官共同配合去打开、尝试、探索。所以古代文论以“品”来区分文章和文人。如果借用古代的逸品、神品、能品来论，李娟的当属逸品：自然、天真、透明，通体洋溢着自由，纯洁的气息能将世俗的污浊、唧唧我我的磨叽涤荡。

很多人要疑惑一片向日葵地就能写出一本书，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该诞生多少本书来。是的，就是一片向日葵地！在“乌伦故河从东往西流，横贯阿尔泰山南麓广阔的戈壁荒漠”中。是李娟母女自己种的，不是梵高笔下画出来的，当然也和梵高异曲同工，他们都在探索向日葵的灵魂，探索人类的灵魂。

读书还是从第一页开始，《灾年》从洁白的书页上赫然映入眼帘。李娟要写的灾难与生活同在，就是农业文明时代最基本的一部分。在不断克服灾难的过程中，人和万物连同茫茫大地结盟，生长出深厚的情谊。在戈壁荒漠中的劳作、生活，既不浪漫也不悲壮。生活的艰辛和缝隙中的诗意被她克制着娓娓道来。艰辛是沙枣身上的刺，是生活的底色，诗意是沙枣酝酿的那点甜，那点甜值得我们冒险去拨开全部的刺，就像玫瑰花与刺蕴藏着诱惑与抵抗的张力，就像为了爱情赴汤蹈火的人。

小个子李娟却有着大本事：被人遗忘的荒野在她笔下全部复活。我爱上了她笔下遥远的向日葵地，连同她生活中的一切都与我发生心灵感应：她的粗枝大叶、风风火火的妈妈，开店与别人自来熟，像对白一样讨价还价；种地大张旗鼓，做饭难吃得要死，爱意盈盈还迹斑斑，这才是李娟的妈妈！

四脚蛇、一束花、一阵风、醉鬼来访、叔叔、来往的哈萨克人、电站的职工……李娟诚实地写下这一切。仿佛只是生活的某个片段，却反映出整个自然的刀光剑影。金色、蓝色、五颜六色……荒野、天地、世间万物……李娟爱着，“也爱着人间丰富、庞杂、又矛盾重重的所有滋味。”

◎新作评价

李娟：她的心中只有太阳

我读《遥远的向日葵地》

申霞艳

